

听歌会意

龙建雄

由来已久,我喜欢在书房里随意放着音乐而阅读。

读入迷的时候,音乐是陪伴与点缀,它缓缓流淌在四周,与书香交织,不可或缺。书读累的时候,我就停下来,或静坐于桌前,或盘腿于飘窗,静静地发呆,静静地听歌,任由歌曲旋律流淌于心怀,欢欢喜喜,随遇而安。对我来说,阅读时听歌,不仅仅是放松心情那般悠闲,还有在旋律里找感觉,与不同年代的自己来一场不期而遇。

年轻时喜欢过很多歌,那些老歌就像陈年酱酒,细饮慢品间,绵柔甘润,回味无穷。求学那个年代,台湾省一个叫郑智化的励志歌手,用他嘶哑而倔强的歌声,独具说唱特色的艺术形式把我常常吸引。“他说风雨中,这点痛算什么”,这是《水手》最清晰、最难忘的高潮;《星星点灯》,积蓄了所有年少懵懂的忧愁,但时刻温暖着游子们回家的路;那首不怎么流行的《麻花辫子》,至今还我认为比《小芳》更优美的旋律,词意直白,朦胧含蓄,又不缺甜蜜的希望。那时,我的身边真有一位那模样模样的女孩,她的麻花辫乌黑过肩,她温和又善良,名字永远处在学校榜单头几位。那首歌成为我认为是“专属情

歌”,我将所有情爱初开都珍藏在旋律里。后来,她上了“985”大学;再后来,她成了我的孩子她妈。

张雨生,我年少时超喜欢的另外一位歌手,他的嗓音清亮高亢,像宁静的星空划过一道闪亮的流星。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唱出了年青人的轻狂,宣誓着对成功的渴望,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激情澎湃;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,有彷徨,有奋进,有执著,以至于早两年我还专门写过同题怀旧文章。张雨生,以及和他同年代的许多歌声,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学生涯,继而陪我穿上军装,跨入军校。

老歌值得品味,新歌总是在不经意间击中灵魂。王菲浅吟低唱《如愿》就是这样,她空灵的嗓音,唱出了沉甸甸的家国情怀。“九三”大阅兵,志愿军烈士回国,“九一八”国难日……在一些特殊时刻,我每每听到“山河无恙,烟火寻常”,配上深情旋律,热血在胸膛都要沸腾一倍,哽咽欲哭。

对于这份触动,并非凭空而来。因工作之故,我多次走过广西600多公里陆地边防线,数次前往靖西、龙州、宁明、那坡、凭祥等烈士陵园。青山埋忠骨,肃穆之气漫山遍野。最难忘有一回随李作成将军同行,他带

着我们亲临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旧阵地,那年枪林弹雨之处,草木葱茏,山风寂静;昔日连长已是将军(后任中央军委委员、联合参谋部参谋长),眉宇间依然是铮铮铁汉般的刚毅。当将军手持酒瓶,为一块墓碑倾情祭奠时,肩膀微微颤动,泪眼朦胧,他低沉地喊着:“兄弟们,我来看您们了……”

将军缓缓走着,点烟、倒酒、敬礼,这个动作重复了上百次,庄重,恭敬。我猜想,将军定是在与长眠的战友进行“跨时间”对话,那是一场使命的交接,是一代人的牺牲与一代人的守护之间最沉重的凝视。墓碑无声,树木林立,山河安在,岁月静好。正是我的亲眼所见,王菲所唱《如愿》的歌声,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好听的旋律,更是无数英雄的期盼,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承诺,重于泰山,稳若磐石。

相比现代流行歌曲的多元,我在听歌选择上,较多喜欢音乐轻快,词意清晰,演唱亲民这一类型,不刻意炫技,不无病呻吟,像邻家朋友一样劝慰,给予人一种舒服的踏实感。上班路上,听到《拼搏的年纪》这首歌,特别有感触。

音乐响起,歌手开口便唱道:“我们一

群忙碌的蚂蚁,在这城市森林里川流不息。”多有感觉,多有既视感,一把就戳中了在都市奋斗的人心。歌曲高潮处送上妥妥温暖的“鸡汤”:别在该拼搏的年纪选择了安逸,别为一次次挫折轻言放弃,将来那个风生水起的你,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。这首歌,似乎理应该年轻一代来听,但勉励我这个中年大叔也颇为契合。中年,常说尴尬的年龄段,上有老,下有小,中间横着“中年危机”的自己。

这样的一首歌,不偏不倚,像是给我吹响了前进号角,提醒自己“昂起头和命运死磕到底”,警醒自己“大好时光岂能沉迷灯红酒绿”。听这样的一首歌,我渐悟到,奋斗与拼搏不分年纪,凡事你想,立马就做,争取做到,做成,做到极致,这个过程就是成功。如果不去在意所谓“鸡汤”表象,你会听明白这首歌的内核:生命的价值在于永不停歇地自我锤炼。

音乐在书房里肆意流动,不同的旋律,不同的词句,在不同的心境下入耳,最终走向我的内心深处,或驻足,或健忘。以耳聆音,如沐春风;以耳聆心,照见真我。听歌至此,方为会意;隔空击掌,相逢一笑。

医院里的人间暖意

张俊

在我的印象里,医院总被冰冷与焦灼的气息包裹着。直到这个周末,一场顽固的咳嗽缠了我好些天,趁着没课赶往医院诊治时,我才恍然发觉,原来消毒水的味道里,也藏着令人心头一暖的温柔。

来到医院,报到后,我在弥漫着淡淡消毒水味的候诊区坐了没多久,叫号声便准时响起。推开门走进诊室,医生接过我的就诊卡,在一番温和的问诊之后。医生略微思索后说:“最近流感高发,你这大概率是流感。”我心里犯嘀咕,忍不住问:“需要做什么检查吗?”

“不用太复杂,要是实在不放心,就先抽个血常规。”她顿了顿,目光落在我的脸上,“你怎么没戴口罩呢?”

我有些窘迫地挠挠头,解释道:“不太习惯戴,一戴眼镜就容易起雾,什么都看不清。”她打量了我两眼,笑着问:“是学生吧?看着身子有点偏瘦。”

“嗯,是的,从小体质就不太好。”我应声答道。

说着,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口罩递过来,语气里满是真切的关心:“特殊时期可得戴好口罩,既保护自己,也少给别人添麻烦。”

抽完血,护士说结果要等两个小时。我去医院食堂简单垫了垫肚子,便找了张座椅打算休息片刻,等着下午医生上班。倦意悄悄漫上来没几分钟,一阵尖锐的争执声突然划破了宁静。

循着声音望去,是两位神色激动的家长,想来是孩子打闹时起了摩擦。争吵声越来越大,一句“要是查出什么问题,我跟你没完,我直接报警!”裹挟着怒气,直直地撞进我的耳朵里,听得我心里一紧。

好不容易等到医生上班,两人攥着那张薄薄的报告单,一前一后地走进了诊室。没过片刻,他们便并肩走了出来。走在前面的家长脸上带着几分局促的歉意,双手不自觉地搓着,先开了口:“真是太心急了,孩子就只是点皮外伤,没什么大碍,刚才是我冲动了,对不起啊。”

另一位家长连忙摆摆手,脸上紧绷的线条渐渐舒缓下来:“没事没事,都是为人父母,孩子磕着碰着,谁的心不是揪着的?我能理解。”

说着,她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,轻叹一声,语气里满是愧疚:“说起来我们还算是远房亲戚,为这么点小事闹得不愉快,现在想想,真是有些惭愧。”

终于喊到我的号了。我攥着检查单走到医生面前,她扫了一眼,语气依旧平和:“没什么大问题,就是普通流感,开点药回去按时吃,多休息就好。”

我长舒一口气,揣着药方走出了医院大门。忽然,一阵急促的鸣笛声由远及近,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停在急诊入口。医护人员匆忙推下车,上面躺着一位浑身插着管子、戴着氧气面罩的老人,胸口只有微弱的起伏。

旁边跟着个面色焦灼的中年男人,一边小跑着跟上平车,一边举着手机贴在耳边,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哽咽,渐渐飘进我的耳朵:“爸这回……可能真的有点危险。之前那些矛盾,就算了吧,希望你们……你们还是来看看他吧。”

我走着,声音渐渐远去,我心里不禁涌起暖意。原来,医院不只有消毒水的冰冷,医生递来口罩时的叮嘱、争执家长的握手言和,都藏着人性里最柔软的温度;那些曾经以为难以化解的尖锐与隔阂,在生命的脆弱面前,竟都成了可以轻轻放下的小事……

我迎着风,认真戴好医生给的口罩。镜片上先是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气,又慢慢散去,眼前的世界忽然清晰了许多。

美是生活的本意

徐龙宽

最近读了一些精短散文,对张晓风的《不知有花》一文颇感兴趣。

张晓风,中国台湾著名散文家,生于1941年,江苏铜山人,八岁后赴台,毕业于东吴大学,曾执教于东吴大学及香港浸会学院,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。张晓风的作品题材广泛,涵盖自然、亲情、人生感悟等诸多领域。其文笔细腻,情感真挚,既能以灵动笔触描绘世间万象,又能深挖生活细节,引发人们对生活和生活的深刻省思。

《不知有花》一文中的桐花如同一群白衣仙子,一夜之间翩然而至,“极白,极矜持,花心却又泄露些许微红”。花开时更是“所向披靡,如一片低飞的云”,将春日山林点染成梦幻之境。作者与友人仿佛闯入仙境的旅人,为这绮丽景致心醉神迷。立于桐树下,阳光透过花枝筛下细碎金芒,如同“桂花蜜酿”,馥郁醉人。然而,山村妇人却如一阵清风,担着水悠悠走过花径,对这漫山繁花视若无睹,“你们来找人?”“我们来看花。”妇人匆匆往前赶路,一边丢下一句,“哪有花?”这一问仿若洪钟大吕,撞破了我们惯常的认知。

这鲜明对比如同一场无声的辩证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到“诗人对宇宙人生,须入乎其内,又须出乎其外”。我们作为外来的旁观者,怀揣着对美的期待,隔着一层“距离”审视桐花,满眼都是花的惊艳风姿;山村妇人则不同,她与桐花朝夕相伴,在岁月的长卷里,桐花早已融入她的生活,超越了刻意赏美的藩篱,达成与自然无间相融的高妙境界。她不必刻意寻美,因美就在身旁,成为生活本真模样。

在山村妇人眼中,花是树的一部分,树是山林地的一部分,山林地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生活是浑然造化的一部分。桐花于她,并非仅供赏玩的客体,而是生活基础的构成基石。大多时间,我们对于周边的环境,恰似苏轼感慨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心境,当我们急切地将美剥离出来,奉为独立观赏对象时,实则切断了与美共生的联系。狮头山上老尼面对如“万艳争流竞渡”的晚霞落日,平静道出“天天都是这样的”,并非麻木无感,而是看惯了日升日落,无需额外惊叹标注。

去年春日,我满怀憧憬驱车奔赴肥城桃花源看桃花,却见满园游人如蜂拥蚁聚,都忙于拍照,只为在社交平台留下“到此一游”的印记,鲜有人静立花下,闭眼聆听花瓣簌簌飘落的声音,感受桃花绽放的蓬勃力量。

而我深知,真正的美不在刻意求全的欣赏,而是包含于无意识的共生共荣之中。



走进春天

项俊博

父子散步

陆琴华

“我到工商银行提点钱。”儿子大学毕业,就在苏州太仓一家德资企业上班,以前回家了,都是开自驾车,现在有了女朋友就坐高铁回来了。

工商银行距离我家比较远,有两三里路,我说:“你骑电瓶车去。”儿子说:“骑电瓶车有点冷。”最近较之前几天比较暖和,要是骑电瓶车拉风,还是比较冷的。儿子接着说:“我步走去。”走走健身,每天我都要走万步以上。我丢下手里的书,说:“我跟你一起去啊。”儿子点点头,同意了。儿子去苏州后,彼此之间我们电话沟通很少,只有儿子到了家,我跟儿子才有说不完的话。可是儿子有他的圈子,跟我聊天的时候,他会拿起手机,回复信息,过后再跟我接着说话。这个时候的我,会说:“你去忙吧。”儿子就起身来到他的卧室。

寒假后,遇到一些揪心的事情,一起朝工商银行去的路上,我谈到了这个问题。儿子说:“一切顺其自然吧。”他就安慰我。其实比我境况差的人大有人在,这些人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,啥时纠结过呢?妻弟的侄儿,也就是儿子的一个表哥,平时跟我儿子联系比较多,儿子说:“春旭过年失业了。”春旭也就是他的表哥,一直从事水电安装工程。

作。过年了,工地一直不开工。无奈之下,他的表哥就动起了出国的念头。我们这儿出国打工的不少,欧美的有美国、加拿大,亚洲的有新加坡、韩国,甚至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人去,几年过后都赚得盆满钵满。也有的是非法出国的,据说这样的人出国赚的钱更多,几年下来几百万都不止。馋得周围人都流口水了,可是出国也并非易事,不下一番血本是去不成的。春旭比我儿子大两岁,已经有两个孩子,都是男孩,大儿子上初中了。我的儿子呢?还在恋爱中。儿子说他确实老大了不小了,就决定五一回家定亲,十一月,或者年底把婚结了。儿子有这个想法,春节在家的時候,就跟我透露了,现在儿子再次提起,我感到很欣慰,寒假后的那个揪心事也就置之脑后了。人说逆境出人才,我心情不好了,啥事也做不起来,只有心情好了,才会静下心来写点东西。从二月下旬开始,我开始阅读《喻世明言》,给自己规定再忙每天也要读两章,再忙一个月里也要写几篇文章。这不,二月下旬我写了四篇散文,三月上旬还没有结束,我已经写了六篇散文。

到了银行,儿子进去取钱,我在门口等着。取过钱,我们往回没走几步,儿子说:

“再走走啊。”我说:“那就到步行街吧。”上午儿子一到高铁站就被他的女朋友接走了,中午儿子就是在步行街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吃的饭。过后,儿子又说:“其实,步行街也没有什么看头。”因为有不少店不是打着“店面出租”,就是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,已经没有春节时的滚滚人流。我说:“那就直接回家吧。”经过一个小巷子,那儿什么小吃都有,儿子要买烧饼。我说:“晚上我都不吃饭了,实在有点饿了就吃点东西。”过后我还说家属,也就是儿子的妈妈也是这样。儿子说到他这次取钱的事,告诉我:“明天婷婷来我家,得给她包个红包。”我说:“你不说这事,我和你妈根本不会想到,所以我们哪儿做不到的,你要提醒一下。”

我们父子双双来到我们所在的小区,儿子说:“我看看妈妈去了。”原来儿子一到家时,他妈还在厨房给顾客忙小吃,或许这个时候家属能闲下来了吧?记得《幼学琼林》里有这样一句话:“菽水承欢,贫士养亲之乐。”意思是说以豆为食,以水为饮,生活虽然清苦,可是能使父母欢乐。儿子为工作为事业和我们聚少离多,可一样都能感受到彼此之间无以言状的相聚时的欣慰和满足。

旧物情怀

刘年贵

因为塑料老化,竟在这一刻坏了!看着这只坏了的盆,我心里好一阵难过,伤心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或许,有人不解,不就是一只盆吗,坏了就坏了呗,有啥难过的呢?新买一只就行了,又花不了多少钱。

我倒不是心疼钱,只是对于用惯了的东西,总是有着别样的情怀,一旦损坏了或者不见了,我就像被抽去了脊椎,失了魂落了魄,整个人都是病恹恹的,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

就拿这只盆来说吧,它是我刚进入中国药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,在宿舍楼

附近的校园商店里买的。它见证了我研究生期间的求学生涯,之后伴随着我磕磕绊绊地辗转于多个城市之间。它跟着我住过地下室,住过城中村的简易民居,甚至是毛坯房;我用它洗过脸,洗过水果蔬菜,还在缺水的时候,排着队用它来盛水……它就像一位不离不弃的“人生伴侣”,陪着我颠沛流离,度过了艰苦的岁月。现在总算安稳下来了,生活也稍有了起色,可它却坏了!这就像一位陪我吃了多日苦的人,好不容易可以一起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了,偏偏这个时候人就不行了,焉能不令我伤悲!?

一件旧物,陪伴了我一段过往的人生。一件旧物,承载着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一件旧物,铭刻着我生命的印记……

还有的旧物,每当触碰着它,那绵绵的亲情,就会顺着指尖涌入心田,令我心潮澎湃,久久难以平静下来。我收藏的一件旧毛衣,那是母亲在我上大学前夕,趁着昏暗的白炽灯光,一针一线地编织出来的。好多年过去了,毛衣褪色,甚至在肩胛处还破了一个手指头大小的洞,可是我依然时常穿在身上,那每一处针线里可藏着母亲浓浓的爱

哟!而今母亲年逾七旬,老眼昏花,手也抖得厉害,她再也不能为我编织任何衣服了!每当我捧起这件旧毛衣,就心潮澎湃,这可是母亲为我编织的最后一件毛衣了,如果哪天母亲不在了,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念想啊……

我也深知,那些旧物,总会有一天破损,之后或是被搁置或是被丢弃。这正如身边陪伴着的人一样,迟早会经历生老病死,然后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一旦进入我的生活融入了我的生命,就会成为我此生永不忘却的记忆,陪伴和温暖我的一生。